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大哲学家

Die großen philosophen

修订版（下）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 (Karl Jaspers)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大哲学家

Die großen philosophen

修订版(下)

李雪涛

李秋零

王桐

鲁路

姚彤

孙美堂

译

李雪涛
校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P

(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哲学家：全2册/（德）雅斯贝尔斯（Jaspers, K.）著；李雪涛等译。
—修订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1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ISBN 978-7-5097-3865-8

I. ①大… II. ①雅… ②李… III. ①哲学思想—研究—世界 IV. ①B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9764号

·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
大哲学家（修订版）（上、下）

著 者 / [德] 卡尔·雅斯贝尔斯
译 者 / 李雪涛 李秋零 王 桐 鲁 路 姚 彤 孙美堂
校 者 / 李雪涛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王晓卿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 / 张玉芬 刘佳雨 王新侠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57
版 次 / 2012年11月第3版 字 数 / 941千字
印 次 / 2012年11月第4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3865-8
著作权合同 / 图字01-2009-4568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98.00元（上、下）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目 录

(上)

前 言	1
导 论	1
一 关于人类的大人物	1
二 哲学家与其他大人物的区别	6
三 大哲学家的标准	9
四 大哲学家的挑选和编组	13
(一) 编组的必要性及其在历史上的变化	13
(二) 将哲学家分成的三大组	17
(三) 寻找分组中的原则	20
(四) 为学习者的选择	25
五 与哲学家的交往	27
六 关于大哲学家的争辩	29
七 对大哲学家的疑问	38
八 对大哲学家描述的任务	54

思想范式的创造者

苏格拉底	66
一 生平资料 (公元前 469 年 ~ 公元前 399 年)	66
二 思想发展	67
三 对话	67
四 苏格拉底生命的本质	68
五 法院的起诉	72

六	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美化	75
七	影响史	79
八	苏格拉底不朽的意义	83
佛 陀	87
一	生平述略	89
二	教义与禅定	95
三	教义的陈述	99
四	对佛陀创新问题的探讨	109
五	发展史	113
六	佛陀与佛教对我们来说有何意义	123
孔 子	125
一	生平	126
二	孔子的根本思想：借对古代的复兴以实现对人类的 救济	128
三	孔子的道德、伦理规范	132
四	根本知识	140
五	孔子的极限意识	147
六	有关孔子的人格	151
七	孔子及其反对者	155
八	影响史	158
耶 稣	163
一	宣告	163
二	耶稣的生平	171
三	对耶稣人格的看法	175
四	耶稣的影响	183
有关思想范式创造者的讨论	189
一	阐释的方法	189
二	为什么单单是这四个人	193
三	这四位大师的共同点和差异	193
四	我们对待四大哲学范式创造者的态度	198

思辨的集大成者

柏拉图	206
一 生平和著作：理解柏拉图的前提	206
(一) 柏拉图的生平（公元前 428 年～公元前 347 年）	206
(二) 柏拉图的著作	208
(三) 理解柏拉图的前提	210
二 柏拉图的哲学	219
(一) 柏拉图的思想	219
(二) 可表达的问题	226
(三) 理念、辩证法、厄洛斯	235
(四) 柏拉图思想的特殊领域	253
三 特色与评论	256
(一) 对柏拉图的总体评价	256
(二) 柏拉图的局限性	260
(三) 柏拉图对我们的意义	265
四 历史影响	267
奥古斯丁	273
一 生平和著作	273
二 从哲学到信仰的认识	275
(一) 皈依基督教	275
(二) 在遵循天启思想基本原理前提下，独立的 哲学思想的改变	277
(三) 奥古斯丁思想的发展	279
三 奥古斯丁思想的方法	280
(一) 生存之光与《圣经》的诠释	280
(二) 理性和信仰的真理	288
(三) 上帝和基督	295
(四) 启示信仰中的哲学思想	302
四 特征和批判	318
(一) 在首次全部观点中的人格	318

(二) 与克尔恺郭尔和尼采的比较	319
(三) 基督教会思想	320
(四) 奥古斯丁的矛盾	325
(五) 作品形式	329
(六) 人格	329
五 历史地位、影响史和现实意义	331
(一) 历史地位	331
(二) 影响史	333
(三) 奥古斯丁对我们的意义	334
康 德	337
一 生平与著作	337
二 康德走向批判哲学的道路	344
(一) 前批判著作	344
(二) 1766 年之后的转折	348
(三) 新问题：主客体分裂以及新哲学的出发点	351
三 康德对认识的解释的结构	355
(一) 分裂	355
(二) 感观性、空间和时间	355
(三) 思想	359
(四) 从判断中引出范畴	362
(五) 两个基础	364
(六) 出发点是意识而不是存在	366
(七) 先验推论	370
(八) 康德说明非对象性事物的源泉的方法之分析	372
(九) 二律背反	384
(十) 理智原型	389
(十一) 回顾和总结	391
四 在其所有形式当中的理性的结构	392
(一) 理念	394
(二) 伦理行为	407
(三) 对美的直观	423
(四) 康德对超越性事物的哲学解释	427

(下)

五 康德的理性·····	435
(一) 思维方式的革命·····	435
(二) 康德的问题的广阔性·····	438
(三) 康德的怀疑论·····	441
(四) 哲学思维的消极意义与积极意义·····	443
(五) 人的有限性与理性的界限·····	445
六 政治与历史·····	450
(一) 基本思想·····	451
(二) 公民社会的观念·····	460
(三) 启蒙之路·····	473
(四) 康德的时代·····	480
(五) 康德的政治思想方式·····	484
(六) 反对意见·····	487
(七) 比较·····	489
七 对康德的批判·····	491
(一) 科学性特点·····	496
(二) 通向“教条”之路·····	498
(三) 体系的要求·····	503
(四) 康德哲学的局限·····	505
(五) 康德的思维方式·····	509
(六) 关于对康德的阐释·····	510
八 康德的历史地位、对今天的影响与意义·····	512

原创性形而上学家

阿那克西曼德·····	524
赫拉克利特与巴门尼德斯·····	530
一 赫拉克利特·····	530
二 巴门尼德斯·····	538
三 比较赫拉克利特与巴门尼德斯·····	547

柏罗丁	551
一 生平与著作	551
二 对柏罗丁的“体系”的描述	553
三 整体性的超越	561
四 认识的诸层次	565
五 思辨性的超越	571
六 堕落与升华	587
七 反对唯物主义与诺斯替教派	596
八 批判性特点	600
九 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606
安瑟尔谟	610
一 生平与著作	610
二 安瑟尔谟的基本哲学思想	611
(一) 对思想的复述	611
(二) 阐释	612
(三) 安瑟尔谟基本思想的历史	619
三 安瑟尔谟思维的特点	627
(一) 安瑟尔谟原本作为基督教式思维的哲学	627
(二) 何谓安瑟尔谟的思维	628
(三) 权威性	631
斯宾诺莎	633
一 生平与著作	633
二 哲学与生活实践	638
三 形而上学观点	640
(一) 实体、属性、样式	640
(二) 上帝	641
(三) 两种属性	647
(四) 样式	649
(五) 时间; 必然性	651
(六) 上帝与世界之间的飞跃及其统一性问题	652
四 认识的理论	656
(一) 认识的阶段	656

(二) 观念	659
(三) 与上帝的关系	661
(四) 斯宾诺莎对自己根据几何学方法获得的洞识的阐述	662
(五) 神秘主义、理性主义、思辨性思维	664
五 人	668
(一) 人不是实体, 而是样式	668
(二) 人的思维与神的思维	669
(三) 人是精神和形体	670
(四) 人与动物以及人们之间的不同	673
(五) 不朽与永恒	674
六 目的无涉和价值无涉	675
(一) 目的和价值是从上帝观的颠倒中产生的成见	675
(二) 我们作为样式的有限理智	678
(三) 现实与价值	679
(四) 两种认识方式的转换	680
(五) 价值无涉的伦理	680
七 精神的奴役与自由	681
(一) 关于情感的学说	685
(二) 对奴役的描述	687
(三) 观念与自由的可能性	688
八 宗教与国家	695
(一) 斯宾诺莎的国家思想	698
(二) 国家中的宗教	708
(三) 斯宾诺莎的宗教解释和政治学的批判性特征	718
九 斯宾诺莎哲学的特点	742
(一) 斯宾诺莎的哲学与本质一瞥	742
(二) 斯宾诺莎的局限	746
十 斯宾诺莎的身后影响	749
老 子	752
一 生平与著作	752
二 对老子哲学的阐述	755
(一) 道	755

(二) 道与世界	758
(三) 道与个体的人（生命的实践）	760
(四) 道与国家之统治（驾驭人类社会的实践）	769
三 独特性与批判	774
(一) 老子的意义	774
(二) 效法老子的各色人物	777
(三) 老子在历史上的地位及其局限性	780
龙 树	782
一 历史位置	783
二 思维操作	787
三 对学说的概括	793
四 有关学说意义的讨论	795
五 历史比较	811
附 录	817
一 雅斯贝尔斯年表	817
二 《大哲学家》德文原书目录中译文	820
三 参考文献	839
译后记	851
《大哲学家》中文版第二版后记	856

五 康德的理性

理性并不像人与生俱来的或此或彼的特点一样，而是人之为人的特点，它要么是人唯一的特点，要么就根本不存在。它是人的思维性特征。这种特征体现在人的以自身为根据的思维方式中，是依靠作为不变原则的理性而形成的意志。这种思维特征要自由地逐步形成。

（一）思维方式的革命

在康德看来，哲学就是“思维方式的革命”。凡以往称为哲学变革或“道路”的，在康德那里则面目一新，甚至成为较以往更为彻底的“道路”，而且它是趋向革命的运动，是革命之后的无限使命。康德终生所走的道路，就是哲学之路的一个标志。

1. 康德之路

我们来描述一下康德通向批判哲学的道路。凡奠基于希伯来传统的思想，其实质自一开始就是一致的。但康德在自己的哲学之路上对这个传统加以理解与融合，以新的形态将其变为哲学的本质。尽管康德著述甚丰，他的道路在总体上仍是一个秘密。但只有感受这条道路，才可认识他的思想的根据与目标及其广阔性，以便了解人们将其解释为他的哲学实质的各种所谓的康德的观点。

人们可以说，他的某些观点是实质性的。在1770年的博士论文中，就蕴涵了后来的《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考验感性论”（即1781年关于时间与空间这两种直观形式的主观性与先验性的学说）。但当时还完全没有形成关于各种思维形式之主观性的思想，而这些思维形式应起到建构全部经验世界之客观性的作用。尽管当时这种思想非常伟大，蕴涵了康德后来的全部哲学，但它作为一种思维上的变革，本身尚不是新的思想。

因此，康德需要10年的时间，才能让自己全部思想运动起来，在这种运动中，一切都真正地融入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不仅是某种特定的思想。前批判时期的著作中所采取的各项思想步骤虽然批判地剖析了思想本身，以特定的方式把握了问题，但它们还不是全面性批判的因素，而后来的哲学是从这种全面性批判中产生出来的。前批判时期所取得的成就，有相当一部分保留到了后来，但它尚不是哲学。从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中，是无法引申出新的思想的。康德将先验的方法称为批判的方法，它并不是一系列发现的结果。它是一种思想飞跃。这种思想飞跃所取得的成就，或许在总体上必然还是晦暗不明的，但它是令人惊讶的清晰

的思想的起源处。这种思想飞跃，是不可在时间上被拆分開的。在采取这种思想飞跃时，问题仅在于，这种思想飞跃如何得以实现。

事实上，人们认为，前批判时期，人们还不能感受到康德哲学那闻所未闻的力量，前批判时期的著作缺少后来的著作中带有那种由抽象性而来的活跃性气息，缺少由清晰概念揭示出的深不可测的深刻性。而正是由于有这种气息与深刻性，他的伟大的批判性著作才形成那样一种风格，即它的思想内容是深厚而无穷无尽的。

康德形成新的思维方式，靠的不是某种启示、关键性的思想念头、他的创造性天赋，也不是在某一年中形成这种新的思维方式，而是靠某种（他自己描述过的）基本思想，这种基本思想使他有可能产生各种思想念头。这是一种系统性做法，这种做法采取了思想的必然性步骤。它首先是一种局部性做法，它汇聚为一个整体，令康德惊讶的是，在这一整体中，一个局部性做法联系着另一个局部性做法。在关系无限丰富的思想世界中，呈现出这样一片领域，在这一领域中与超出这一领域之上，人们可发现无尽的可能性。

如果人们要考察康德所说的“翻转”，即思想的新取向，那么人们考察到的只是：第一，可简单地合乎理性地采取的思想运动并不是标准，而是说使思想运动得以可能的动机才是标准，这种动机不仅仅靠理性的剖析才得以理解，即使这种动机只有通过理性剖析才得以理解。第二，这不仅是一种作为观点的理性认识，而且是基本知识的一种新形态，它本身是无穷无尽的，可得以无限地阐述。

因而康德意识到，自己的丰富成就的特点在于，哲学思想的成就是无穷无尽的。这使得理解了他的所有人都成为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因此，他在达到思想顶点之前说道：当我们能够真的开始时，我们必须后退一步。

康德的道路最初只是通向这种哲学的道路，后来，这种哲学本身却成了他的道路，按事物的天性而言，这条道路是没有终点的。要接触康德哲学，或许就要把握住这条道路，因为康德就是通过这条道路通向哲学的。

2. 思维方式在伦理性事物中的革命

思维方式的革命是理性本身的实质之所在。哲学思想方式上出现的情况，都以伦理性事物为原型，并可以在伦理性事物中引起反响。人的特点在于，他意识到自己是理性存在物，而“不是从自然中”禀有自己的特征的，人必须“随时随地地获得这种特点”。

这种特点的奠定有可能“像获得某一新生一样”，如若“人们在投身这场革命时庄严承诺，并由于经历过这场变革而视这场革命和这一时代为划时代性的，对它刻骨铭心的话”。它“不是逐步发生的，而是如同一次爆炸，是基于

人对直觉的不稳定状态的不满情绪一下子爆发出来的”。思想起源于决断，而决断则要投入人全部的生命。“要时断时续地作更好的人，会徒劳一场的。”人的特点的奠定在于“生活变迁的内心准则的绝对统一性”。

康德认为：“或许，只有少数人在30岁前尝试过这场革命，而更少的人在40岁前牢牢奠定了这场革命。”

思想方式的革命不同于改良。一个人“靠理智特征”而成为好人，“这是不能靠逐步的改良做到的，如果生活准则的基础始终是不纯正的话，就必须借助人的思想中的一场革命才可做到……这就像重新创造和改良心灵一样”。当然改良也有其用武之地：“革命对于思维方式来说是必要的，但逐步的改良对于情操来说是必要的。在时间当中，唯一而不可更改的决断只有作为无限的进步才可实现出来。”

3. 在这条道路上可获取什么？

思维方式的变革是无比艰难的。每一次，某种明晰的对象性认识都是在要求那表面上不可能之事，即借助辩证法来超越对象，就好像人要堕入虚无一般。

如果说这就是康德思想的任意性之所在，那么这似乎就只有令人惊奇的份了。反对者们批评他说，他滑向了主观性、现象性，将客观性抛弃了，或者说他提出的要求是，对无可致思的思想加以致思。他们还说，康德的新思想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述误。但是应对他们的回答应当是：这种新思想是出自理性的天性而得到认识的，它只不过是认识古老的基本知识的一种新方式。

谁采取这种新思想，就会将其当做人的真实存在的条件，就不会误以为，还存在什么其他的力量，它们不能理会这种基本知识。新形成的康德式基本知识揭示了人的境遇：我们能够把握任何一种思维方式的界限。我们将自己训练得接近了那在理论上悬而未决的存在意识，在这一领域中，伦理行为在实践当中才有可能成为绝对的，它才领会了自身的意义。

这条道路并不通向这样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一切都是完好的，被意识到的，可加以认识的。康德体系所带有的秩序，只是各条道路的秩序，而不是充实性、完满性。康德将人们引向始终在自我创造的生活的领域，引向理性的创造性源于这一秘密。谁达到了那里，就会驻足于其中，做康德未替他做之事。康德给予了人以机遇。

“新科学”是非同寻常的，它也要求有非同寻常的特点。康德（1781年5月11日）说：“我的著作所能做到的，无非就是彻底地改变人这部分认识中的思维方式。”“我借批判所从事的，根本就不是形而上学，而是一种全新的，

迄今尚未有人尝试过的工作，即对先验的理性判断做批判。”康德称自己的新思想为“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它是一种思维的转向，康德联系着那位伟大的天文学家来表述这种认识，将这种转向称为哥白尼式翻转，即不再像迄今的看法那样，让概念取决于对象，而是让对象取决于概念。

但这种翻转不仅于此。这种新思想具有一种广泛性特点。它澄清了全部的理性。没有什么东西的意义不为理性所触及，没有什么东西在得以意识时，其得以致思的方式不要求另外一种形态，另外一种理论氛围。因此，在初步设想中，谈到的不仅是认识，而且还有道德、鉴赏力与人的最后的目的。随后，在18世纪70年代，康德专心研究这样一种基本思想，这种基本思想汇集成《纯粹理性批判》这一新思维方式的首部著作，呈现在公众面前，随后很快写就的所有著作都是遵从原本的设想的。

（二）康德的问题的广阔性

哲学思辨要在时间当中澄清那最初是晦暗不明的整体，因此它必然要对整体做分析，依次对其加以致思，并将整体置于这种运动之中。

如果说思维性的建树从一开始就必定蕴涵有它所寻觅之物，那么我从一开始就要投入自身的实质，或者说做出飞跃。这样，我一蹴而就地面对一切了，而在思维当中，这一切是靠得以澄清而形成的。

在问题与答案之间演绎的这一幕中，开端并不是研究对象，而是研究的道路。随着问题的出现，出现了最初的确切性。问题决定着哲学思考的意义。康德那几个著名的基本问题——在不同的场合，有时被当做三个问题，有时被当做四个问题——包括了全部哲学，它们可用下述方式阐发开来。

1. 我们的自然而然的態度是

凡被我致思为存在的，都作为对象而对立于我。我设想这一存在即我所了解的它的那种情况。存在即被意识到的存在。它对我来说是什么样，它本身就是什么样。这被看做是理所当然的，无需我对这种理所当然性加以意识，也无须我对这种理所当然性加以追问。这里的重大步骤在于，这种自然而然的態度是不自觉的。自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就是这种情况。康德将这种追问推进到这样一个深度上：致思的主体是如何达到被致思的客体的？这两者如何联系在一起？由于我作为思维者，不是被思维的对象，思维是如何同被思维之物建立联系的？康德的第一个基本问题是：我能认识什么？

2. 我有所行动，因为我有所意欲

为何我有所意欲？或许是为了生活下去？或者说这给我带来乐趣，是

我的乐趣之所在？可这些都是什么？我在询问，生命、乐趣、兴趣是否值得，我在追问意义、目的以及终极目标，只有终极目标才赋予一切以意义。这就是说，我在追问，自己是否像被各种目的捉弄了一般，不带有终极目标地、偶然地对此对彼有所意欲？或者说我是否因为没有可进一步加以追问的理由，就可无条件地意欲？我的意欲是否并非一时间的，而是最终的，并非偶然的，而是真正的，而这并不是因为别人要我这样做，而是因为 I 感受到这是我的无条件的义务？康德的第二个基本问题是：我应当做什么？

3. 依照无条件的法则采取行动，其结果决不会同我欲望的幸福相吻合

世界充满了非义、荒唐和偶然性。我的理智只能确定我在可能具备的经验范围内所知的事物，我只能在实践理性的其他什么起源处确定，自己应当做什么，所以我深深地感到不满足。存在之整体既不为知识所把握，又不为意欲所把握。对我而言，存在是支离破碎的。在时间性存在中彼此分离之物，只有在超感性之物中才可能相互统一、彼此契合。康德的第三个问题是：我能希望什么？

4. 康德在两个地方为这些问题增添了第四个问题

人是什么？他说：实质上，人们可以将前三个问题归结为第四个问题。用康德的话来概括，那包含其他三个问题于自身当中的第四个问题意味着：康德的出发点不是上帝、存在、世界，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而是人，只有在人身上，我们才可意识到所有这一切。在自身的存在中，依靠经验与行动，所有真实之物均可保留下来。第四个问题的优先地位决不意味着，对存在的认识可由对人的认识来替代。相反，存在是决定一切的，人只有靠自身的存在来触及、把握、感受存在。这一问题并不意味着，康德似乎可以给出一个最终的答案，即人到底是什么。人不可被归属为另外一物中，人的实质不是某一类别中的某一种属，而这类别中还包含有其他不为我们所知的种属。人是我们的可能性的现实领域。康德会像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那样说：我不知道人是什么，不知道人是否是较符号更为神奇的存在物。我们都是人，意识到自己是人，并追问着我们自身。我们所寻找到的答案都位于永远不可穷尽的人的存在这一中途。

所有特定之物都是从统摄者中涌现出的某物。我们能够做出超越，但无法达到超越者。我们始终是人。我们无法再度去包括我们那种统摄者，但我们将它体会为被包含之物。

人是什么，这一问题从一开始就在推动着康德哲学。早在前批判时期，他就写道：“如果说有一门人确实需要的科学的话，那么这就是我讲授的科学，它恰如其分地完成了造物主给人指定的事情，人们可以从中学

习到，为了做一个人，人应当是怎样的。”但这一问题不像前三个问题一样，可在康德的某一部著作中找到答案。康德在老年时将自己几十年来有关这一课题的讲座编成《实用人类学》这本书，它并不是与康德的意旨相符的对第四个问题的回答。它“在实用性上”研究了人类学，很引人关注，却令人失望，如果人们考虑到康德的问题的重大意义的话。只有康德的全部著作，才是对这第四个问题的回答。

这四个问题共同划定了“哲学所具备的世界公民意义的范围”。对于“哲学的系统性意义”，康德联系着体系化的抽象概念，更为明确地把握住了自己所提的问题，像：先验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这些伟大的基本问题对于哲学思辨的内涵与这些特定问题的内涵来说，始终具有指导意义。因为一切“系统之物”的意义仅在于，它服务于“世界公民意义”。

作为哲学式的追问，这追问意味着什么？我们倾向于将回答理解为像预料中所给定的那种答案：通过答案，我了解了有关某物的情况，要么我们就将回答理解为技术守则做出的陈述——我可依此而做某件事。哲学式追问与回答实质上完全与此不同。

从人们对康德所作追问与回答的反应中，便可看出这一点。李普曼（Liebmann，康德主义者，他的“回到康德去”的呼吁开了新康德主义的先河）就是一例：据他说，“物自体”是对无法提出的问题的回答。哲学思考的最终目标不在于概念，而在于无法回答的问题，在于最终的谜。要由情感来解开与充实这最终之谜，这样便可省略追问的诱因。李普曼的这种评论切中了某种真实之物，即无可答复的问题是可以具有某种意义的。对哲学思考来说，这些无可答复的问题便成为哲学思维的运动——就像康德与少数伟大人物的情形那样——而这些问题要终结在情感之中。事实上，这似乎是在放弃哲学，是向无影无形的无所致思状态的逃避。由李普曼与他之后的许多人在康德那里搜寻的思维，停留在对科学对象进行有限性认识的哲学的彼岸。这些解释涉及的是康德的概念以及这类科学式概念，因而必定会错失像物自体这类“临界概念”的意义。在这条解释的道路上，康德哲学便消失殆尽了，因为它转变为充满灾难性矛盾与不协调之处的概念游戏，其当然结果便是，引导现代数理逻辑——它自封为哲学，援引康德做基础——去批判康德。

哲学式的追问，而且是不可能有什么答案的追问，针对这一论点的异议是，这